

史說部

通俗歷

三寶太監
下西洋

通俗演義

第四冊

607341

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新式
標點
西洋通俗演義

標點者	沈善源
校閱著	沈世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四冊定價 每冊一元二角 共四元二角

新式西洋通俗演義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敘舊 金碧峯禪師鬥變

古往今來歷戰場，再推義勇武安王；天教面赤心猶赤，人道鬚長義更長。夜靜青龍刀偃月，秋高赤兔馬飛霜；禪師若不施奸計，險把妖身濺血亡。

却說關爺道：『就是這個嘴上的病，就在這裏討個分曉。』城隍菩薩不解其意。『那和尚是一口長素，沒有甚麼嘴上的病。』關爺好惱又好笑，說道：『不是嘴上的病。我且說一個你聽着。這如今萬歲爺珍饈百味，獨不是嘴上的病？朝中文武百官，爾俸爾祿，獨不是嘴上的病？士子斷齋畫粥，這不是嘴上的病？農夫五月新穀，這不是嘴上的病？工人餼廩稱事，這不是嘴上的病？商人飢殮渴飲，這不是嘴上的病？富翁日食萬錢，這不是嘴上的病？貧窮三旬九食，這不是嘴上的病？簞食豆羹，得之則生，這不是嘴上的病？簞食豆羹，不得則死，這不是嘴上的病？還有一等壓酒肉，而後歡天喜地的，這不是嘴上的病？還有一等閭閻，飯後撞鐘，嘴塌鼻歪的，這不是嘴上的病？比方我如今在中國春秋祭祀，這不是嘴上的病？比方你如今在這木骨都東國，要求人祭祀，這不是嘴上的病？城隍菩薩連聲道：『不敢！不敢！小神並不敢要求祭祀。』關爺道：『也不管你這許多閑事。你只去取過一片豬肉來。』城隍道：『却没有豬肉。』關爺即時叫過土地老兒來，分付道：『你去取過一片豬肉來。』土地道：『沒有豬肉。要豆腐小神就有。』關爺道：『怎麼要豆腐？你就有。』土地道：『小神這個地方上的人，都有些眼淺，看見城隍菩薩位尊祿厚，都就敬他。看見小神位卑祿薄，却都就輕慢小神。大凡猪首三牲，都是城隍的豆腐，就是小神的。故此要豆腐，小神就有。』關爺就翻過臉來，叫聲道：『城隍，你還說不要求人的祭祀，怎

麼你就要猪首土地老兒，只是豆腐。」城隍菩薩看見關爺爺翻過臉來，嚇得只是抖抖的戰。正叫做城隍誠恐，連忙的磕上兩個頭，說道：「小神有罪，伏望關爺爺寬容！」關爺道：「也罷。我饒你這一次，你去將功贖罪，何如？」城隍道：「但憑關爺爺分付。」小神湯火不辭，去幹場功來，就是。」關爺道：「你去取一片猪肉，悄悄的走到那個和尚身邊，看他飛鉞在那裏，把他裏面畫的鬼頭嘴上，猪肉一塗。雄鉞上塗一下，雌鉞上張張嘴，都要塗一塗，不在乎多。只要塗得到，塗到之時，他却有一聲响，你就輕輕的說道：『嘴上病。』他自然會住。」城隍道：「怎得個空隙兒去下手他？」關爺道：「我和他講話之時，他便不着意提防，你可就中取事。」城隍道：「小神理會得，爺爺請行罷。」關爺又一駕雲起，喝聲道：「賊秃奴，你是那一個教門？一邊口裏念佛，一邊手裏殺人。」飛鉞禪師看見關爺爺以禮問他，他却也以禮答應，說道：「非貧僧敢殺人，只是這一國軍民困苦，貧僧特來救拔他們。」剛說到這兩句，話還不會了，那兩扇飛鉞，已自是猪肉塗污了個鬼嘴，一聲响，城隍道：「嘴上病。」恰好的就住了聲。城隍菩薩溜過一邊，關爺爺即時怒發雷霆，威傾神鬼，鳳眼圓睜，蠶眉直豎，喝上一聲：「那裏走？」一張偃月刀，照頭就是一下。那飛鉞禪師還把當先前三位天神，不慌不忙，掀起一扇雌鉞來，喝聲道：「變！」那曉得那扇雌鉞，就是吊了魂的，掀也掀不起，變也變不成。禪師看見這扇雌鉞變不來，連忙又掀起那扇雄鉞，那曉得那扇雄鉞，就是吃醉了酒的，游游蕩蕩，慢慢當當，狠飛也不過三尺之遠。兩扇飛鉞，都不濟事。關爺的刀，又是來得兇，禪師沒奈何，只得轉身而走。關爺趕向前去，還不殺他，調轉個刀，把照着背心窩裏一點，點番他在地上，叫聲周倉，捉將他來。那周倉又是個甚麼主兒？一手捉將過來，早已捉吊了三分魂，不見了七分魄。關爺道：「提去交與天師。」好個飛鉞禪師，看見勢頭不好，就扯出一個謊來，連聲叫道：「關爺爺！關爺爺！我是你一個大恩人，你就不認得我了。」關爺是個義重如山的人，聽知道是個大恩人，心上到吃了一驚，問道：「你是那個？怎麼是我的大恩人？」禪師道：「關爺爺，你就忘記了，過五關誅六將之事乎？」關爺一時想不起來，問道：「你是

那一關上的人？」禪師道：「我是汜水關鎮國寺裏的長老。你就忘記了麼？」關爺爺道：「終不然你是那普靜長老？」禪師道：「普靜長老，是貧僧。我便曾救了你那一場火難，豈可今日，你就反害於我麼？」關爺爺道：「你既是普靜長老，經今多少年代？你怎麼還在這裏？」禪師道：「我聰明正直爲神，故此還在。」禪師道：「我也是聰明正直爲人，故此也還在。」關爺爺道：「你怎麼不在中國，走到這個夷狄之邦來？」禪師道：「關爺爺，你豈不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貧僧只要修真煉性，管他甚麼夷狄之邦。」關爺爺被他這幾句話，打動了心，只說是真，說道：「今日之事，却怎麼處？拿將你去，你又是一個恩人，不拿將你去，天師道令敢有違。」禪師道：「昔日華容道上，怎麼不怕軍師的軍令？」關爺爺又吃他這一句，撞得啞口無言。只是周倉說道：「終是私恩，怎麼廢得公義？還是拿他去。」禪師曉得關爺爺恩義極重，決不下手。他，他就把句話來，打發周倉，狠聲說：「是周倉，當原日華容道上，你怎麼不去拿下曹公？你將軍何厚於曹公，而何薄於我普靜？」曹公不過只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錠金，下馬一錠銀，却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我貧僧救了你那一場火災，保全了甘糜二夫人。自此之後，功成名立，全了自家君臣之義。二夫人永侍玄德，公全了主公夫婦之德。古城聚會，又全了三兄弟之情。這如今萬世之下，那一個不說到過五關斬六將，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若不是貧僧之時，只好過得兩個關。我只第三關上，却是有些難處，不免做了燼燬之末。就到如今，爲個神也有些烏焦巴弓。貧僧這個恩比曹公的恩，還是那一個的大麼？曹公可以饒得，我貧僧可以饒得麼？饒了曹公，還要軍師面前去受死。這如今饒了貧僧，可以自由麼？況兼貧僧還與關爺爺有個桑梓之情，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關爺爺，你還是放我不放我？」只這一席長篇，把個關爺爺說得心腸都是碎的。生怕負了他當日的大恩，連聲道：「知恩不報非君子！你去罷。我決定放你。」飛鏃得了這一句話，一躍而起。正叫做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關爺爺回復了天師，說道：「那個和尚自今以後，若不爲害。」

饒了他罷。」一駕雲頭，轉回天上去了。天師道：「怎麼關元帥說出這兩句話來？」細問左右，却才曉得敍恩故這一段情由。天師道：「偏聽成奸，獨任成亂，古語不虛。恨一聲賊禿奴，這等一張利嘴。若不是天色已晚，我還有個妙計，到底要拿住他。」國師道：「這和尚都是貧僧釋門中的弟子，待貧僧明日出去，勸解他一番罷。」却說飛鉞禪師，憑了那一張利嘴，哄脫了關元帥，不勝之喜，回到飛龍寺裏。尊者道：「師父的飛鉞，怎麼今日不靈驗？」禪師道：「正是，不知有個甚緣故？」尊者道：「拿來看一看何如？」禪師一手拿出一扇飛鉞來，仔細打一看，只見飛鉞裏面，畫得有些鬼嘴。那些鬼嘴上一概塗得是油。禪師道：「原來是那個，把些豬油魔污了我的飛鉞。故此飛不起，變不來。可惡！可惡！」尊者道：「這是那個？」禪師道：「不是別人，今日只是城隍菩薩在我身邊站着，想就是他，快去請過城隍菩薩來。」那裏去請個城隍？原來城隍菩薩，怕飛鉞禪師計較他，已自放起火，燒了殿宇，脫身去了。禪師也不奈他，只得含忍着，他取出兩扇飛鉞，重新煉一番魔，重新收一番煞，收拾得停停當當，又帶着尊者，走出城來。一出城來，只見船頭上走下一個和尚，隻身獨自，一手一個鉢盂，一手一根禪杖。飛鉞禪師說道：「來者莫非是那甚麼國師麼？」尊者道：「正是他哩。」禪師曉得是個國師，生怕他先動手，連忙的撇起那扇雌鉞來，喝聲「變！」一會兒上千上萬的飛鉞，夠夠的响，照着國師的頭上吊下來。國師道：「阿彌善哉！原來這個僧家，苦沒有甚麼本領。」禪師高叫道：「你且顧着你的光葫蘆頭哩！怎見得我沒有本領？」國師道：「你既是有些本領，怎麼只是這等一味單方？」禪師道：「你管他甚麼單方不單方？」國師道：「貧僧也還你一個單方，就是不慌不忙，把個紫金鉢盂，一下子掀上去，也是這等一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上萬的鉢盂，飛在半天之上。丁丁當當，一片的响。那禪師上千上萬的飛鉞，我國師上千上萬的鉢盂，一扇飛鉞，還他一個鉢盂。兩下裏上下番騰，相對一個平住。二位元帥，看見說道：『國師妙用，若是差分些兒，怎麼當得那千萬個的飛鉞？』馬公公心裏想道：『雖然妙用，却不收服他。只和他比鬥，終不是個了日。』心裏急得慌，不覺

的高叫道：『國師老爺，你何不大顯神通，收了你的飛鉞罷！』國師道：『阿彌陀佛！這有何難？』伸起個指頭兒一指，口裏說聲『來』。只見那上萬的鉢盂，歸做一千；一千歸做一百；一百歸做一十；一十歸做一個。還是好的一個鉢盂，托在手裏。口裏又說聲『來』。只見那半空中，上千上萬的飛鉞，也聽我國師老爺的號令，一個一個，翻將下來。就像個昏鴉歸隊，宿鳥投林。一扇一扇兒，都掉到老爺的鉢盂裏面。繩穿索牽，也不得這等齊緝。到了末後之時，也還只是一扇鏡鉞。馬公公道：『好了！今番那妖和尚，啄木鳥兒斷了嘴，也自干休！』那曉得那和尚，儘有些套數。看見國師老爺，收了他的鏡鉞，連忙取出那一扇來，敲上一聲。敲上一聲，不至緊，鉢盂裏面這一扇，一聲响，早已飛將去了。原來兩扇飛鉞，一雄一雌。雄起雌落，雌起雄落。相呼廝喚，半步不離。故此這裏敲得响，那裏就來。却說飛鉞禪師，取了他的寶貝，他却又挑過江兒水。把扇雄鉞一掀，掀起來。那扇雄鉞，却不變化。只是狠要撈翻了人的頭。一會兒起在半天之上，一會兒竟照着老爺的頭上，掉將下來。老爺初意，只說他飛鉞掀起之時，還是怎麼變化，不防他一竟下來，到也吃他一逼。措手不及，只得把個身子一抖。身上抖出千瓣蓮花，枝葉葉，拄天拄地。那扇雄鉞，盪了蓮花，只聽見琤琤一聲响，早已奔回了禪師。禪師其實的不肯忿輸。連忙的又掀起那扇雌鉞來。那扇雌鉞，响的一會兒，又是這等上千上萬的，蜂擁而來。只見國師老爺，又把個千葉蓮花，抖一抖，抖得蓮花之上，明明白白，坐着一個千手觀音。一扇飛鉞，托在一隻手裏。有一萬個飛鉞，就有一萬隻手，托得定。定兒的禪師，看見這雌鉞，又不能成功。只得取出那扇雄鉞來，敲一下响，收回了這扇雌鉞。搬門了這許久工夫，不覺的天色昏沉，東方月上。各自收拾回去。國師回到船上來，馬公公道：『老爺何不大顯神通，拿住他罷！』國師道：『阿彌陀佛！彼此都是佛門中弟子，怎麼就手下得他？』馬公公道：『老爺既不肯下手，怎麼得個結果？』國師道：『再寬容他兩日，自然心服。』馬公公道：『他若是不心服，却待何如？』國師道：『到明日貧僧再處。』却說飛鉞禪師，回到飛龍寺裏，番王親自迎接，說道：『連日多勞，佛爺爺費心，寡人何德何能，何

以相報。飛鉞禪師看見番王酬謝，他越發羞慚無地。說道：『勞而無功，十分抱愧！』番王道：『欲速則不達。從容些才是。』尊者道：『只多了那個僧家，有些費嘴。』禪師道：『不怕他費嘴，管取明日成功。』番王道：『多謝佛爺爺，容日犬馬相報。』禪師道：『我明日另有一番神術，明日要取他的鉢盂來。』尊者道：『只怕他明日不拿出鉢盂來。』禪師道：『他是個有德有行的，不肯下手。我只要我已心悅誠服，他才住手。明日一定，還是那個鉢盂來。』到了明日，一邊國師老爺，跟着一個徒弟雲谷。一邊一個飛鉞禪師，跟着一個徒弟尊者。禪師依舊還是那扇雌鉞，一變變上一萬，滿空中囉囉吶吶。國師依舊也是那個鉢盂，也一變變上一萬，上下翻騰。一個抵敵一個，兩下裏正在鬧吵之時，飛鉞禪師取出一個硃紅漆的藥葫蘆兒，去了削子，只見葫蘆裏面一道紫霧冲天，透出一個天上有，地下無的飛禽來，自歌自舞，就像個百鳥之王的樣子。一會兒，滿空中有無萬的奇禽異鳥，一個個的朝着他飛舞一番，就像個人來朝拜一般的樣子。朝了一會，拜了一回，那百鳥之王，把個嘴兒挑一挑，那些奇禽異鳥，一個個子翻身，把老爺的鉢盂，一個鳥兒啣了一個，有一萬個鉢盂，就有一萬個鳥兒啣着。啣着之時，還不至緊，竟望飛鉞禪師而去。那個百鳥之王，自由自在，也在轉身，也在要去。國師叫聲雲谷，問道：『那個鳥王，是甚麼樣子？』雲谷道：『到也眼生着，實生得有些古怪。』國師道：『怎麼有些古怪？』雲谷道：『雞冠燕啄，魚尾龍腩，鶴頸鴛臆，鴻前麟後，這等一個形狀，却不眼生。』國師道：『似此之時，原來是一個鳳凰。一個鳳凰，却不是百鳥之王。故此有這些奇禽異鳥，前來朝拜。』雲谷道：『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可就是他麼？』國師道：『正是他鳳凰靈鳥，見則天下大安甯。』有詩爲證：

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此心存不厭，奮翅騰紫氛。豈不常辛苦，羞與雀同羣。何時當來儀，要須聖明君。

雲谷道：『既是個靈鳥，怎麼又挑嘴兒，叫百鳥啣我的鉢盂？』國師道：『這又是那僧家，撮弄的法術哩！』雲谷道：『既是法術啣去了，我們鉢盂，怎麼處他？』國師道：『你去取過向日的鳳凰蛋來。』雲谷道：『已經用過

去了。『國師道：『止用過一個，還有一個在那裏，你去取將來。』一會兒取過蛋來。國師拿在手裏，朝着日光兒晃了一晃。只見那個百鳥之王，一個轉身，竟自飛進蛋壳兒裏面去了。這也是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百鳥之王，既來投宿，又有那個鳥兒，敢往別處飛的？一個鳥兒，啣着一個鉢盂，都交還了國師老爺。老爺接過來，依舊只是一個紫金鉢盂。却說飛鉞禪師，看見鳳凰之計不用，急得個光頭爆跳，雙眼血彪。叫聲道：『苦也！我豈可不奈你這個賊禿何麼？』一手又取過一個黑漆漆的藥葫蘆兒來，拿在手裏，左念右念，左呪右呪，磕了一會頭，捻了一會訣。今番當真是很哩！拿起葫蘆來，把個削子打一磨，早已吐出一道青煙，騰空而起。

浮空覆雜影，合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橫。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出鯨魚燈。再把個削子抽開來，早已一聲响，一陣黑風，掀天揭地而起。

蕭條起關塞，搖颺下蓬瀛。拂林花亂影，響谷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汎水織紋生。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風過處，早已飛出一個異樣的大鳥來。約有十丈之長，兩翅遮天。九個頭，一個身子。人的頭，鳥的身子。虎的毛，龍的爪。趁着那些風勢兒，一轂碌掉將下來，把老爺的圓帽，一爪抓將去了。抓去了老爺的圓帽，老爺頂上露出一道金光，照天照地。金光裏面，現出一個佛爺爺。一手鉢盂，一手禪杖。辟爪就搶轉那個圓帽來。那神鳥也不敢爭。只是漫天飛舞，做出那一等兇惡之狀。老爺却叫聲雲谷。問道：『今番那神鳥，是個甚麼樣子？』雲谷道：『那個異鳥，異樣的大，約有十丈多長。人的頭，共有七個鳥的身子。只是一個虎的毛，龍的爪，兩翅遮天，好不利害也！』國師道：『似此之時，也還不算做利害。』雲谷道：『叫做個甚麼名字？』國師道：『叫做個海刀。』雲谷道：『怎麼叫做海刀？』國師道：『因他是個惡種。入海刀龍，過山吃虎。故此就叫做個海刀。』雲谷道：『師公也還拿出那個鳳凰蛋來，收伏他麼？』國師道：『那個惡種，豈可放得他到這個善窩裏來？』雲谷道：『他這等猖獗自恣，怎麼處他？』國師道：『惡人自有惡人磨。』道猶未了，好個佛爺爺，有許多妙用。立地時刻，一道牒文，竟

到靈山會上，知會掌教釋迦老爺，借下大力王菩薩。釋迦老爺不敢違拗，即時差下大力王菩薩，前往燃燈佛爺聽調。大力王菩薩自從歸了釋門，並不會得半點空兒，施展他平日的手段。猛然聽見了燃燈佛爺取他有功，他就是個馮婦攪臂，下車來一心要吃老虎肉。你看他張開兩扇迎風翅，九萬雲程一霎時早已到了西洋大海之中。參見國師老爺，稟說道：「佛爺爺呼喚，何方使令？」國師道：「所有一個妖僧賣弄一個海刀，在這裏揚威逞勢，你與我收伏他來。」大力王菩薩得了佛旨，乘風而起。你看他遮天遮地，一個大東西，也是鳥的頭，也是鳥的嘴，也是鳥的身子，也是鳥的毛片，也是鳥的翅關，也是鳥的尾巴。只是一個大不過哩。雲谷道：「師公，這是個甚麼神祇？」一時就變做這等一個大神鳥。國師道：「這原本是個大鵬金翅鳥，因他發下了誓願，要吃盡世上的衆生，故此佛爺收回他去，救拔衆生，收了他去，又怕他不服，却又封他一個官爵，叫做大力王菩薩。他在佛門中做神道，就叫做大力王菩薩。他離了佛門中到海上來，依舊是個大鵬金翅鳥。」雲谷道：「他怎麼就曉得師公在這裏，就來助陣？」國師道：「是我適才一道牒文，到靈山會上，借下他來。」雲谷道：「師公好妙用也！」道猶未了，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遮天遮地，日月無光，雲山四塞。國師道：「大力王，你不可十分施展，恐怕四大部洲沉了做海。」怎麼四大部洲沉了做海，也只是形容他的大，不過有詩爲證：

騰雲駕霧過天西，玉爪金毛不染泥。萬里下來嫌地窄，九霄上去恨天低。聲雄每碎羣鴉胆，嘴快曾掀百鳥皮。豪氣三千食日月，凡禽敢與一羣棲。

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遮天遮地。國師道：「你只可將就些罷！」大鵬金翅鳥應聲道：「曉得了。我自自然將就哩！」口便說着，將就其實的老虎不吃人，日前壞了名。將將就就，飛下起來。那海刀先望着他，吊了魂了。那裏敢來擋陣，一時問躲閃不及，早已吃了一虧。怎麼喫了一虧，大鵬金翅鳥又大又兇，只一個海刀雖說大大不過他，雖說狠，狠不過他。一爪抓下去，皮不知道在那裏，肉不知道在那裏，骨頭不知道在那裏，頭不知道在那裏，尾巴

不知道在那裏？一虧你說狠不狠。雲谷看見這個金翅鳥，有些神通，連忙叫道：『大力王，你可把那僧家，一下子結果了罷！』國師道：『不可，不可。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怎麼今日下得這等無情手來？大力王，你自回去罷！』佛爺爺旨意，不敢不遵。大鵬金翅鳥，只得乘風而去，依舊到佛門中，做大力王菩薩。國師領了雲谷，也自回了船。二位元帥接着，再三伸謝，只有馬公公說道：『今日好個機會，只消那個金翅鳥一夥兒，結果了那個僧家，豈不爲美！』國師又說道：『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怎麼今日中間，下得這等無情手也！』元帥道：『國師老爺，承教得極是！只是我和你來得日子久，前面還有許多的國，怎麼是好？幾時是了！』國師道：『說不得這個話，緊行慢行，前面只有許多路程，再寬容他幾日，他自然計窮力極，怕他不服降麼？』二位元帥看見國師老爺，只是寬容他的主意，也不好強他。謝了國師，各自散了。二位元帥同坐在中軍帳上，再三等度，再不得個良策。坐到五更時候，王爺閉了眼，打個盹。神思昏昏，似夢非夢。只見帳下一個老者，俄冠博帶，一手一斤豬肉，一手一扇饒鉞。漸漸的走近前來。王爺道：『你是甚麼人？』老者道：『小神是本處城隍之神也。』王爺道：『手裏是甚麼東西？』老者道：『小神以此得罪元帥老爺，以此得功。』道猶未了，帳外一聲响。王爺睜開個眼來，原來是南柯一夢。王爺也不作聲，仔細猜詳一會，心上却就明白了。畢竟不知怎麼樣兒就明白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王尚書計收禪師 木骨國拜進降表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綠巾光繞脇。禿襟小袖鵬鵠盤，大力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動，紅塵白羽紛相戛。將軍恩重此身輕，笑裏鋒芒如一指。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繁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揭。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雲霧。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蒼雪。却說王爺得了一夢，猜詳了一會，心上却說明白了。怎麼心上就明白？王爺想道：『前日天師，請下關元帥來。

關元帥責令城隍菩薩，把塊豬肉塗了他飛鉞上的鬼嘴。故此飛鉞飛不起來，變不過去。我今日明明夢見，是個城隍菩薩，手裏拿的是片豬肉。這却不是叫我，也把個葷醒，魔他的飛鉞。却又說道：「小神以此得罪，元帥以此成功。」却不是明白告訴我了。這就是城隍有靈，我們該過這個西洋本骨都束國了。」心上雖這等明白，事却有些不同。城隍原是個神道，我們是個人，怎麼也過去塗得他的鬼嘴，却又沉思了一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到了明日早上，飛鉞禪師又來鬥法。天師又要出去，國師又要出去。王爺道：「俱不敢勞出去。」天師道：「事到九分九厘上，怎麼元帥阻人興頭？」王爺道：「做元帥的人，巴不得一戰成功，威加萬國。豈可阻人的興頭？只是這個僧家，也只有些本領。」天師道：「他那兩扇飛鉞，好不利害。不可說他只有這些本領。」王爺道：「橫來豎去，不過只是這兩扇飛鉞。連日間這等搬鬥，苦無大益，反長了他的惡。不如冷他兩日，他只說我們怕他，他却志驕氣盈，不作準備。我們却請天師國師一同而去，再加幾員將官，內外夾攻，此必勝之策也。」衆人都不曉得王爺別有設施。只說是真話。王爺却本等說得有理，都說道：「悉憑王老先生尊裁。」就是「果真的南船上一連三日，不見動靜。飛鉞禪師一連吵了四日，只是一個不理他。却說王爺辭了天師國師，獨自坐在帳上。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着落四營大都督，四哨副都督，每營每哨，各要草人兒一千二百五十個。四尺多高一尺五多大，頭上都耍勇字扎巾，身上都要土黃罩甲，內外衣服，脚下鞋襪，限盡日五下鼓來交。仍不許洩漏軍情。違者即時處斬。又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着落各游擊名下，要地羊一百隻，限次日五下鼓報完。仍不許洩漏軍情。違者即時處斬。四營四哨，得了將令，連忙備辦馬草，紮做個人兒，塗着臉，戴起巾，穿着衣服，披了罩甲，加上鞋襪之類。不消半日工夫，已經肅肅齊齊的，只等到五下鼓，交進中軍帳。王爺親自驗實，仍舊各人領回，約以弓箭來取。各游擊領了將令，要地羊一百隻。一時間那裏去尋雷游擊說道：「我有一個妙計。一日之間，可以全得。」馬游擊道：「是個甚麼妙計？」雷游擊道：「帶着夜不收，假扮做個地方上人，開一班羊肉店，高懸重價。不論山羊、眠羊、地羊，俱是

「兩一隻自古道『價高招遠客』。番子們圖我這一兩銀子，蜂擁而來，却不一日之間，可以全得。」馬游擊道：「好便好，只叫個懸羊頭吊狗肉，到底不高。」黃游擊道：「我也有個妙計，不消半日之間，這一百隻羊，可以全得。」馬游擊道：「你又是個甚麼妙計？」黃游擊道：「我有一個收魂訣，先捻起訣來，把那城裏城外的番子，害得他頭疼心疼，有病無醫，我却走將去，假降一個邪神，說道：『只是一陣地羊瘟，都要牽隻地羊還愿。』還一隻好一個，不却一日之間，可以全得這一百隻。」馬游擊道：「好便好，要個道場在那裏？」黃游擊道：「就在東門外霞寺吧。那包你就塞滿一寺。」馬游擊道：「好也不好？一寺狗，其餘皆苟，到底是個假降邪神不高。」胡游擊道：「懸羊頭的又不好。一寺狗的又不好。這不是個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你把元帥的軍令，放在那裏？」馬游擊道：「我還有個妙計。」胡游擊道：「你是個甚麼妙計？」馬游擊道：「這是軍務重情，許你在這個地方上，驚擾慌亂。我們這幾個游擊，分一半到竹步國去，分一半到卜刺哇國去，多帶些人馬，多帶些弓箭，多帶些飛抓，都去遊山打獵一遭。不論獐、鹿、兔、鹿、犬、羊之類，一概撈翻他來。射獵是我們本分內事，番子就不起疑。却又把些野獸，一概收來，番子越加不覺。密而有成，我的妙計才是妙的。」胡游擊道：「此計是高，我們快去。」黃游擊道：「也不見得十分高。」馬游擊道：「怎麼不見得十分高？」黃游擊道：「你豈不聞狡兔死，走狗烹之說？」馬游擊道：「到那一步且自由他。只講今日的軍令。」胡游擊道：「且來訕甚麼嘴？明日要地羊交，我們快去快來。不得一半。」好一夥游擊，一聲响，一半到竹步國，一半到卜刺哇國，不消半日工夫，得了一二百隻地羊。除了獐、鹿、兔、鹿，都還不在話下。到次重五更時候，都去中軍帳上報完。王爺又密傳一道將令，取過地羊的生血來，盡數注在酒罈裏面。明日五更時日，抬到崖上，新營裏聽用。又過一日，一枝令箭取到那一萬個草人兒，齊齊的擺在崖上，另紮一個新營。四周圍重重密布，只有頭上不許遮蓋。元帥號令，誰敢不遵。依時依候，依令而行。王爺却請到天師出馬。天師也不解其意，帶了幾個道童，到了新營門口，看見上萬的官軍，排成陣勢，即忙來見天師，說道：「啓元

帥得知，那僧家兩扇飛鉞，好不利害。這些官軍，只怕不是他的對手，反受其災！王爺故意的說道：「人多成王，怕他甚麼？我這裏一人賞他一甌酒，壯他的胆志一番。」即時傳令，取過酒來。每人每灌上一甌。王爺又傳下將令，都要滿飲。內中有不飲的，許澆在他的頭上。一會兒賞遍了酒。王爺回營。天師叫道：「你們衆人，都要仔細。」道猶未了，飛鉞禪師帶了尊者，早已走出城門來。抬頭一望，看見有無萬的官軍，擺成陣勢。當頭騎馬的，又是天師。他心上就狠起來，說道：「殺人先下手，遲了便遭殃！」一連把兩扇飛鉞，掀番起來。那一扇雄鉞，竟奔天師，那一扇雌鉞，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上萬的飛鉞，竟奔那上萬的官軍。那扇雄鉞，舞了一會，不得天師到手，也番在官軍陣裏來。禪師心裏想道：「今番却切了那上萬的頭來，却是一場老大的功績。」那曉得那些飛鉞，有一扇就砍番了一個頭，只是一扇扇的，吊在地上，再不起去。禪師沒奈何，連忙的念咒，咒也不靈。連忙的捻訣，訣也不靈。那些飛鉞，只是一個不起去。禪師不得這些飛鉞起去，就是討飯的吊了碗。天師一正青鬃馬，一口七星劍，劈頭劈腦砍得去，又且狠。禪師抵敵不住，只得抽身轉去。進了城門。天師也帶馬回轉來。坐在馬上，只看見那些官軍，直挺挺的站着，身也不動。心上老大的犯疑。却自走進營裏面，下馬一瞧。原來那些軍，那裏是個軍外面，都有些皮面，肚裏却是一個草包。再上瞧那些飛鉞，那裏有半個影兒罷！天師心內想道：「今日的事，就有好些見鬼。分明一個軍，却不是個軍，是個草包。分明上萬的飛鉞，都不見個飛鉞，是個空。好笑，好笑！不免去見王爺問個端的。」剛剛走上中軍帳，只見塔下跪着精赤撚撚的兩個和尚。公案上一對鐙鉞兒，却像那禪師的飛鉞樣子。王爺喜孜孜，近前迎接。說道：「多勞天師大駕！」天師道：「貧道今日懵然無知，敢勞王老先生見教。」二王爺道：「天師問那一樁事？」天師道：「那上陣官軍，怎麼都是草做的？」王爺道：「是學生一個拙計，束草爲軍，假以賞酒爲名，都淋上一碗狗血，魔污那些飛鉞。故此今日成功。」天師道：「這公案上，敢就是那上飛鉞麼？」王爺道：「是也。卽此飛鉞，受了魔污，却都飛不起來，現了本相。學生先差下了周參將，在一邊伺候。天師

正然追趕那僧家之時，這邊已自拾將回來了。故此放在公案上。『天師道：『那塔下跪着，是兩個甚麼僧家？』王爺道：『左邊就是飛鉞禪師，右邊就是陀羅尊者。』天師先前聽說道草軍，聽說道飛鉞，都還不至緊。及至聽說道塔下就是禪師，就是尊者，心上好一吃驚，想說道：『王爺終不然，叫個鶴鷹，刁得他來。』越發不敢開口動問。王爺道：『天師，你老人家，你不要吃驚，是我學生，先前差下了王明黃鳳仙，坐在飛龍寺裏，料然他輸陣而歸。一個人只一條索，輕輕的牽將來，不會費絲毫之力。』天師道：『好王爺。』果然是。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清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胡人愁逐北，苑馬又從東。

勛業青冥上，交情氣概中。

王爺道：『過承褒獎，愧何敢當！』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木骨都末國國王，同着竹步國國王，又同着卜刺哇國國王，三個番王，一齊在帳外，投遞降書降表，進貢禮物。』元帥吩咐，把這兩個僧家，帶過一邊，叫三個番王進來見禮。三個番王，見了二位元帥，不勝戰慄之至，磕頭禮拜。元帥道：『請起來，不要行這個禮。』過了一會，三個番王辭色定了些。元帥請他坐下，說道：『我天兵西下，原是撫夷取寶，何爲撫夷？安撫你們夷邦，各沾我天朝王化，何爲取寶？我天朝原有一個傳國玉璽，陷在西洋，倘在你們那一國，取他回去，自此之外，別無事端。我先有個虎頭牌，傳示你們，你們怎敢這等執遠，稽遲我的歲月。』三個番王，一齊陪禮。那兩個番王，說道：『非干小國之事，只因木骨國王。』木骨國王說道：『非干小國之事，只因那兩個僧家，再三勉強。』元帥道：『那兩個僧家，已自擒拿在這裏，罪有所歸，輕恕你們罷！只是自今以後，要曉得我天朝，如天之有日，豈可違背！』三個番王，又一齊的陪禮，說道：『自今以後，再不敢違背。』遞上一封降表，元帥分付中軍官收下。又遞上一封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木骨都末國國王麻里思，同竹步國國王失里的，卜刺哇國國王力是麻，同再拜，奉書於大明國欽差征

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惟天有日，惟民有王。上下之分既明，事使之義斯定。遠人未服，王旅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仆。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衽。某等三生有幸，寸朽不遺。是用稽顙以來，不敢蹈怒螳之故智。仰祈海納，俯罄汗私。不任激切屏營之至！

書畢，又獻上進貢禮物。元帥分付內貯官收下。接過禮單，三國共是一單。單上計開：

玉佛一尊，色如截肪，照之皆見。勦力臄脰，如生佛然。王圭一對，玉枕一對，貓睛石二對，祖母綠二對，馬哈獸一對，狀如麝獐。花福綠一對，狀如花驢。獅子二對，金錢豹一對，犀牛角十根，龍涎香十箱，金長二千文，銀錢五千文。俱有國王名號私記。香稻米五十擔，其稻最香，每顆長可二寸，香菜十品。

元帥看了禮單，說道：『多謝厚意！』即時取過冠帶袍笏之類，各回敬一套。三個番王拜受而去。一面紀功，王爺第一功。一面筵宴，大賞三軍。一面請過天師國師來，怎麼發落這兩個僧家。國師道：『看貧僧薄面，饒他兩個罷。』元帥道：『雖是饒他，也要說他知道。』國師道：『此言有理！』即時叫過那兩個僧家來，帶了圓帽，穿了染衣，僧鞋僧襪，一切齊備。國師道：『你兩個人今日自作孽，不可活。元帥要依律處斬。我說你們都是我佛門中弟子，饒你們罷。』禪師道：『千載奇逢，得這等方便，感謝不淺。』國師道：『你原是那裏人？』禪師又把個哄關爺的謊，扯起來說道：『實不相瞞，弟子是漢末三分時人在漢明帝的鎮國寺裏出家。』國師道：『既在中國出家，怎麼又在這個西洋地面修煉？』禪師道：『弟子爲因鎮國寺附近汜水關，關雲長辭曹歸漢，來到關上，把關官吏埋伏火燒之計，是弟子漏洩於雲長，以致關雲長斬關而去。弟子怕有後禍，衣鉢雲游，不覺的游到極樂國界上。齊雲山碧天洞，是弟子愛他清淨秀潔，故此住下在那裏。』國師道：『你從中國游到極樂國，你也游遍了好些名山。』禪師道：『三十六天洞，一一都游到。』國師道：『你不要吊謊。』禪師道：『怎麼敢吊謊？』國師道：『你既是不吊謊，數來我聽着。』禪師道：『佛爺爺請坐下，待弟子數來。第一是霍僊山，名爲霍林之天，在福州府。』

長溪縣第二是東嶽泰山。名爲壺玄太空之天，在兗州府泰安縣。第三是南嶽衡山。名爲朱陵太虛之天，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第四是西嶽華山。名爲太極總仙之天，在華州華陰縣。第五是北嶽恆山。名爲太乙總玄之天，在定州恆山縣。第六是中嶽嵩山。名爲上帝司真之天，在洛京王屋縣。第七是峨嵋山。名爲虛靈太妙之天，在嘉州峨嵋縣。第八是廬山。名爲仙靈詠之天，在江洲潯陽縣。第九是四明山。名爲赤水之天，在明州。第十是陽明山。名爲極玄之天，在會稽縣。第十一是太白山。名爲真德之天，在長安。第十二是西山。名爲天寶極真之天，在洪州南昌縣。第十三是小瀉山。名爲好生玄尚之天，在潭州澧陵縣。第十四是潛山。洞名爲潛真高詠之天，在潛山縣。第十五是鬼谷山。名爲太玄司真之天，在信州貴溪縣。第十六是武夷山。名爲昇真元化之天，在建甯府崇安縣。第十七是玉笥山。名爲太玄秀發極樂之天，在臨江新淦縣。第十八是華蓋山。名爲客成大王之天，在溫州永嘉縣。第十九是蓋竹山。名爲長耀寶元之天，在台州黃巖縣。第二十是都嶠山。名爲玄實之天，在容州普甯縣。第二十一是白石山。名爲瓊秀長真之天，在容州。第二十二是勾漏山。名爲玉闕寶圭之天，在容州北流縣。第二十三是九嶷山。名爲朝真太虛之天，在道州延康縣。第二十四是洞陽山。名爲洞陽隱觀之天，在潭州長沙縣。第二十五是幕阜山。名爲洞真太玄之天，在鄂州平江縣。第二十六是大西山。名爲大西玄妙之天，在辰州。第二十七是金庭山。名爲金亭崇妙之天，在越州平郊縣。第二十八是麻姑山。名爲丹霞之天，在建昌府南城縣。第二十九是九仙都山。名爲玄都祈仙之天，在處州縉雲縣。第三十是青田山。名爲青田大鶴之天，在處州青田縣。第三十一是鍾山。名爲宋日太生之天，在昇州上元縣。第三十二是良常山。名爲良常方會之天，在潤州句容縣。第三十三是茅山。名爲華陽之天，在句容縣。第三十四是天目山。名爲太極玄蓋之天，在臨安府餘杭縣。第三十五是桃源山。名爲馬娘光妙之天，在鼎州武陵縣。第三十六是金華山。名爲金華洞元之天，在婺州金華縣。『國師道：『原來你這行僧家，是個至誠的，果是遊遍名山，有些道行。』禪師道：『不但洞天福地，就是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十四